

24 教会历史 宗教改革前的欧洲

介绍宗教改革前的欧洲情况，罗马天主教会面对的局面，宗教改革的时机，当时的大背景和大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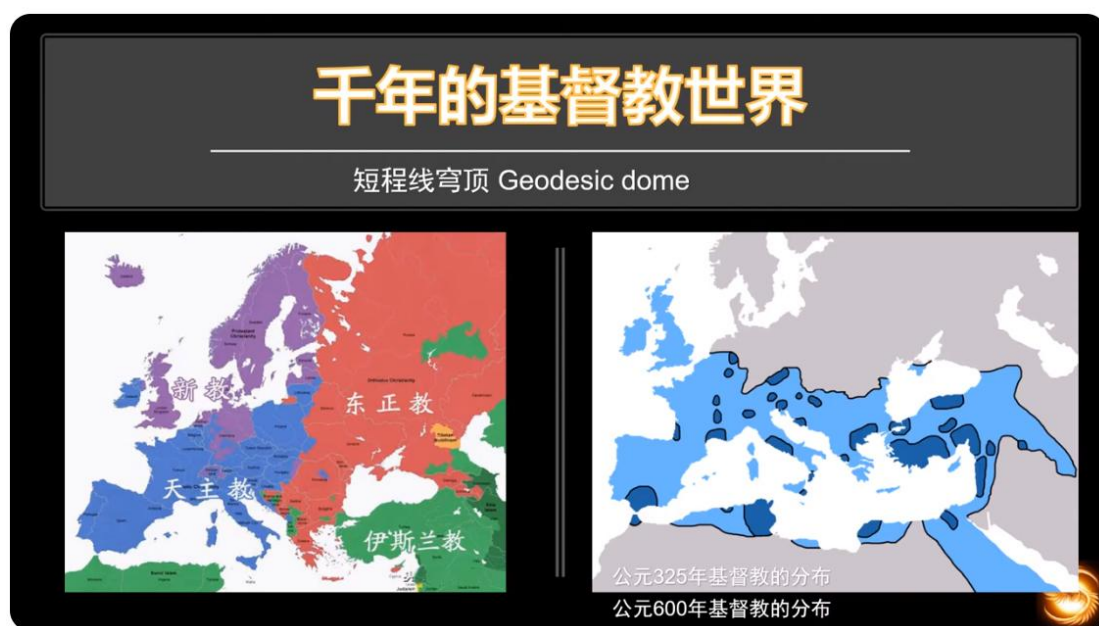
Sally Shi

记录：Lin Zhang 2024



（0：0）大家是不是以为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宗教改革了？那可能会让大家失望。今天我们并不讲宗教改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讲宗教改革之前，我们还是要补充一段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一个过渡时期的欧洲，它的大局势。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宗教改革的大背景。大家不要嫌我烦，我知道我是有点烦的。但是我确实认为这一部分的内容非常的重要。我们上一节课讲了宗教改革的前奏，讲了威克里夫和胡斯，还有，他们两个是教改的晨星，他们是为马丁路德开道的。我们还有讲了当时的天主教内部的人文主义和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就是当时的叫会议主义，他们认为大公会议可以比教皇更有权柄。但是这一切对天主教的体制性的弊端并没有做什么根本的改变。这两方面我们都是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的。我们今天继续来

讲一下当时的大时代背景，就更加宏观一些。因为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了解这一些以后，我们会对天主教的处境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否则我们会很简单地将教皇戴上敌基督的帽子。我们知道当时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是有人说教皇是敌基督。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魔鬼有一个绝招，他就是打击神的仆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离开基督。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到这个地步。神给我们脑子思考，所以我们是需要仔细思想的。他也给我们眼睛看见。我们要合理地使用我们的理性。我们不要简单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多方查验，要仔细思考，我们才能真正地从历史中学到我们的功课。



（2：25）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中世纪的历史。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在西方基督教发展的第一个一千年里，基督教世界并不知道自己的中心在哪里，因此它也不知道自己的边缘在哪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当时的整个已知世界全部都是基督教世界，他们已知的世界。那远东的世界是他们当时不知道的，因为地理大发现没有那个，还没有普及。它是一个一系列的微型的基督教世界聚集而成的一个已知的基督教世界，所以有历史学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短程线穹顶，叫 **Geodesic dome**。它这种组合有一个特点，就是各个小组，各个小基督教的王国，它每一个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信仰共同体，它的价值观，它的思想的流动，也是商品交流的一部分。大家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之下，他们的工作、生活、贸易、沟通、交友、婚嫁，甚至连抢着做王的那个理由都是奉耶稣的名。他们的价值观是空前统一的。在这个时期经过一千年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经济的转型，市场的扩张，一些跨地区贸易的增长，包括贵族之间

的联姻，小王国之间它还有外交联盟，对吧，那就更加巩固了这个理念。在 12 世纪到 13 世纪的时候，就是西欧拉丁基督徒的这个世界是个完全的基督教世界。在东面也一样，在东欧也一样。东欧它是以东正教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并且也向斯拉夫民族推进。到了中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这个我们就看到它有两个中心了。一开始是一个中心，后来在 1054 年东西教会分裂以后，它就形成了两个中心。有两个语言基础，西面是讲拉丁文，东面是讲希腊文。这两个中心信奉的是同一个基督，这个就是千年基督教世界的一个总结。天主教会是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他们使用的跨民族语言是拉丁文，这个拉丁文是他们贵族和精英使用的语言。它有一套相同的课程，什么课程？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体系。它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式，就是经院哲学。教皇和君王对权力是从何而来、如何运用以及怎样将它合法化，教皇和君王是有差不多的神学见解和官方共识，所以在早期，在早的这个一千年里，我们看不出他们在这方面有什么大的分歧。最好的证明是什么呢？就是十字军东征。这个是基督教世界合一的证明。拉丁基督教在信仰的继承和实践中它是表现出来的，它是会实践出来的。他们的合一是表现的。这个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十字军东征。比较细微的比较日常的表现就是大家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放到教会里放到教堂里去讨论的。我们的合同，我们签的协议都是在教会里签的，都是在神的见证下签的。虽然牵扯到很多具体的利益问题，但是在整体上他们是合一的。这种合一我们在今天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你想想看，教皇一声令下，各国的君王都亲自带兵去耶路撒冷打仗。你现在有谁能做到呢？就是现在的天主教会也未必能够做到。我觉得。

“敌人”来自于内部

基督教的大一统

基督教和封建制度

基督教和异端

基督教的分裂



（6：52）所以我们放下一些细枝末节不谈，当时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它是没有敌人的。一切的敌人都来自于内部，它没有外部的敌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教皇会特别看重对异端的压迫。这个可以说是教皇最大的敌人。那个时候是普世教会，不是基督教徒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你一定会被社会边缘化。当时的社区也不会接纳你，法律也不会保护你。教皇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他可以指挥君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端，但都个都是限于局部权力的斗争，并不会威胁到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信仰是小国林立的西欧的精神纽带，它是这些小国家的共同的价值，是社会的粘合剂。一个被基督教会排除在外的人，他在社会上是无法生存的。这个是当时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后面教权和王权斗争的时候，绝罚，就是把你开除教籍这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事件。但是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它一直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当时虽然，好像那个全民基督教的信仰状况可以掩盖这些矛盾，但是它这个矛盾是存在的。比如说你的效忠对象的问题。当你的领主不再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你的效忠对象应该怎么处理？在这个几次的主教续任权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预演过了。你革除教籍，国王就趴下了，对吧。因为你不是基督徒了吗，那你的下面的那些封臣那些平民他就没有对你效忠的义务。但是我们后来又看到，到了教皇权受到空前打击的时候，这种意识一旦抬头，你就很难抑制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后来在伯尼法修八世的时候，革除教籍这一个选项就已经再也没有威力了。但是 12 世纪的异端，当时是集中出现，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小共同体他们对大一统的宗教世界的反抗。你想想看，当时很多人他们看到一些社会的问题，他们也看到教会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

就会提出来要去传道，要去间修道院建修道会。但是你信仰传教是需要等待罗马教廷的批准。那你维持普世教会的规模，你就不得不收十一税，对不对。你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所以整个教皇的体制，它就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教会内部的改良和它内部的那种信仰的一些更新。你就变成了整个教会体制的一个负担。再加上十字军东征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果效，就是在征服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上，看上去他们反复地失败。只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胜利的，拿回了耶路撒冷。后面的一系列的都是吃的败仗。所以整个欧洲的人他就开始怀疑这场教皇发动的战争到底是不是被上帝祝福的。大家都是用胜败来论英雄，对吧。你既然失败了，那上帝肯定没有祝福我们。这个是人的观念。这种超国家计划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买账了，对吧。你又要我们交十一税，但是你们去打仗又没赢。你们做的事情好像上帝也没祝福。这种情绪就特别容易引发人们对信仰上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在教皇的眼里就是什么？就是异端。所以再加上你教会七十年被掳，被掳法国，再加上后面四十年的教廷分裂，就是给这种信仰秩序雪上加霜。教皇的道德权威就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他再也没有办法弥补。再加上教廷内部的温和派所谓的大公会议主义这批人的最后的失败，也就导致教会内部改良的道路就彻底地堵死。所以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你的敌人都是从内部来的。就像你拍一张很好的团契照，但是背后呢？背后就会有这么一个，在里面一个独立思考的猫。所以我们马丁路德他就是这一个从内部开始，他是天主教会内部吗，他是神父，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但是他一旦开始对信仰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他一旦发出这样的呼喊的时候，那下面的群众反映其实并不是听了他以后才这么做的。其实大家都这么想，只是没有人振臂一呼。当时的大背景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思考了，只差一根导火索。

人文主义者的反抗

天主教内部：经院哲学，人文主义

公众 (public) 概念的出现 (christendom)

哲学去中心化 (去亚力士多德)



(12: 30) 马丁路德他要成功，光他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用的。他必须要有一批响应者。那批响应者也是神预备的，对吧。那神既然预备了这批响应者，我们就要看这批响应者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么样被神预备的。我们上一节课讲过人文主义，但是没有讲得特别地细。我们再来补充两个细节。当时对大公教会不满的基督教学者为了反对罗马教会奉为经典的那个经院哲学体系，人文主义者就要想，不行，我觉得它的经院主义是不对的。我要向更早期的作品里面去寻找答案。他们眼里面最早期的作品是什么呢？就是跟亚里士多德体系同时代的那些其他的哲学。他们就要去找，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信奉的是亚里士多德体系。那他们就要到亚里士多德体系当时同时存在的一些其他的甚至更早的体系里面去寻求一些思考。他们就找到了西塞罗的哲学体系。他们想，哎，西塞罗体系里面可以找到道德正义性，对吧。他们就找到了。他们终于发现，早在基督教出现以前，人类的道德思考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不是说一定要建立在你的那个神学体系上，我们可以在西塞罗的体系上也找到人的道德正义性。我们在这个课程系列的第一第二节课就讲过罗马和希腊的辉煌。这些辉煌被尘沙掩埋了整整上千年。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们重新又浮出水面，来影响后世的思想者。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文化冲击也体现在人文环境出现了弃亚里士多德运动。他们发现在古典时代有不只亚里士多德一个学派的哲学思想，他们就迅速找到了叫伊壁鸠鲁派，还有斯多葛主义，也有翻译把它叫做斯多亚主义，还有柏拉图主义，还有皮浪的怀疑主义。这个就为他们论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论基础，并且也可以论述政治和社

会的关系。他们就引入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叫什么？叫公众，叫 **public**。在这个之前这个概念是没有的。大家普遍接受的概念是什么？叫基督教信众。就是基督教世界。他们当时已知的所有世界都是基督教世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从以前的西塞罗这个体系里面找到了 **public**，找到了这个公众这个概念。这个公众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它可以颠覆整个政治体系。这个就是人文主义教士的特点。他们特别尊重说服，**persuasive**。他们强调要交叉验证。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检查，我们都得 **fact check**。这个大家应该现在很熟悉。**fact check**。他们要恢复古典时代文献的纯洁性。他们要抹去后来强加上去的基督教思想。他们要去神化。他们觉得你们说要有神才有道德。你看我们没有神的时代，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我们就已经有道德了。他们要回到古罗马时代的文献作者那里，跟他们的思想进行对话。他们追求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他们说服了他们自己，他们也说服了别人。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其实走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道路。我们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吧。他们想和古代的那些学者在思想上进行和他们沟通，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他们自我感觉他们好像得到了古典文学作品的精髓，但是巨大的时代差异，甚至是信仰差异也让他们这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你去读一千年前的一个作品，你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作者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语言是有它的理解生命的。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字，我的生命不一样，我的理解能力不一样，我对这个字的理解和你的那个理解是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是会出现各样的误区。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实现了。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错觉。这个错觉导致人类社会从此走向一个另外的方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公众这个概念出现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公众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虽然它是由一个又一个实体的人组成，但是它这个整体概念是虚拟的。公众它更像是一个法人团体。在罗马法里面，它是一个拟制的人，就是一个拟人的一个体系。公众做为一个实体，它就像一个活人一样。这个概念一旦产生，它就是完全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国家做为一个法人团体，它就可以享受权利并且承担义务。它以公众之名，代表他人行使权利和义务。那你共和国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就体现了共和国成员的集体意志。国家的产生它就有了法律基础和民众基础。在这以前，国家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我们就知道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后面国家主权概念的产生是有很大大很大的关系。人文主义它最后主导了文艺复兴。我们说它这个文艺复兴它有两条道路的。它既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它也可以摧枯拉朽。它既可以强化教权，它也可以削弱教权。它既可以加强上帝的主权概念，它也

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就每个人就见仁见智了。文艺复兴带来的新的教学方法，它也给人一种崭新的方式来理解上帝，来理解自身，也从而去理解世界。甚至他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去理解造物主，去理解神。于是他们就认为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哎，我们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怀疑主义的科学

从怀疑主义到科学主义

实证科学的漏洞



（19：56）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就开始敢于否定，开始敢于怀疑。人只要一旦开始敢于否定，那就好办了。剩下的事情人的罪性会自动地进行延伸性的工作。所以马上，几乎是同时就产生了怀疑主义。怀疑主义就是怀疑一切，直到可以证实。这个在科学上得到了非常大的体现。实证科学从此就诞生，因为你是从怀疑开始的。有了怀疑你就有实证，你就有科学。但是我们知道实证科学它是有漏洞的。什么漏洞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哪怕就是实证科学，它也需要有一个先验的假设。你如果没有先验的假设，你实证是没有方向的。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规律，但是我不可能漫无目的地去进行无穷次的实验，一点方向都没有，就为了找到一条可能存在的规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限的可能性，你是无法被一一实验的。必须要有一个先验的假设。然后再用实证去肯定这个假设或者去否定这个假设。所以实证科学的开端恰恰是从假设开始的。就是你先要肯定，肯定有这么一条规律。肯定那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它有一个引力。然后我再去发现它的引力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怀疑主义的漏洞。你怀疑本身它就是一种信仰。你的否定本身它就是一种信仰。所以无神论它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状态。它是一种信仰态度。它相信有神这个概念，只是它的态度是不要神。所以从信仰上说，它是一种信仰。它说无神论，它不是说它

不相信神，而是它相信有神，但是它不愿意相信神本身。我知道这个话有点绕，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上我的思路。否定神的人，他肯定要先有一个神的概念，或者说这么一个存在。然后你再表示我反对他。所以真正的无神论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无神论就和真正的怀疑主义一样，就像你在做实证科学是一样，你必须要有先的假设，然后我才可以开始肯定你或者否定你的这个实证的过程。那么，无神论也一样。首先我要肯定有一个神，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反对他，我不相信他。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如果以后你去传福音，有人告诉你，哎呀，我没有信仰，我是无神论。这个是错误的。因为他有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不信神。这个逻辑的论证过程很复杂的，我们就不展开了。但是这个里面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这么一说，就这么一提，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没有怀疑就不可能有科学。但是怀疑一切，那你就既没有科学，也没有信仰。你就会陷入不可知论。那就是魔鬼的谎言了。魔鬼是怎么说的？“神岂是真说”，对吧。这个就是怀疑主义的开端，这个是魔鬼最早的伎俩。这个叫老骗子的谎言。底层民众的怀疑主义它就可以摧毁一切旧的制度。但是没有信仰根基的摧毁行为它是不具有建造的能力。你单向度的反抗没有意义的吗，你没有重塑的能力你就不可能有意义。我们看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它基本上就是这种单向度的反抗。整个历史就像你在推翻一个立方体。你翻来覆去，上去的都是同一面，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结局。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后来所疑虑的。他轰轰烈烈地开始改革，直接去钉大字报，是满腔的热血。但是后来他突然之间就收手了。为什么？他就被一场农民起义整到害怕了，所以他的改革就匆匆地停止。我们就会发现，路德宗的表现特别的有点不伦不类。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讲的时候我们再展开。它没有像加尔文宗那么彻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中间的过程，他突然之间看到自己开始的这一场改革会在底层的民众中会掀起一种怎么样的伤害，所以他就把它给停下来了。我们下一节开始。我们下一节课再来仔细地讲这里面的细节。总之，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它很多的乱象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雏形。只是趁着宗教改革，他们都被释放了出来。但是不要以为这个是宗教改革的错。马丁路德不会来背这个锅。这个都是人性。我们只有从历史中看透人性，我们才能真正的对人有怜悯，我们才会有去传福音的心。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中去论断前人的错误，然后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样很容易变得道德自义。

路德的论证

唯独信心 sola fide

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25：58）在宗教改革之前，我们看到罗马教会它面临的问题可以算是暗流涌动。比如人文主义，怀疑主义都已经抬头了。最不让教皇消停的就是那些看了圣经之后良心觉醒的马丁路德们。马丁路德他只是无数个有类似思考人的典型代表，否则不可能他大字报一贴，半个欧洲都兴奋了。民间的思想其实已经很普遍。马丁路德提出来的思想总体上是两条。第一条是唯独信心，是马丁路德看完圣经反复思考以后的成果。还有是唯独圣经。这个是他证明前面那个唯独信心的方式。你怎么得救？你唯独信心，唯独靠信心。你怎么证明呢？我们来看圣经。这个就是他的两大条。教皇从他的起源上看，他是人，对不对。他的那个起源，他的权柄来源。虽然说权柄来源是神，但是教皇本人他不是神。所以最终的权威不属于教皇，也不属于大公会议，也不属于教会的神父，而是属于圣经。所以本质上来说，马丁路德提出来的这些想法，它是一场基督教的还原主义。我们回到圣经。路德他认为基督的国就是指教会，是指基督教的共同体。它是虚拟的共同体，因为基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指圣徒相通的一个虚拟的世界。所以马丁路德认为，真正的教会它没有外在的形式，也没有所谓的圣衣，也没有特殊的祈祷的仪式，也没有主教，也没有教堂。唯独信心可以在全体信徒当中造就真正的牧师。唯独信心可以让基督教秩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哎，他说的这一切其实对当时在罗马天主教会这么多繁杂的那些仪式上被深深束缚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释放。马丁路德的目的他是想加固基督教世界，他不是摧毁它，他也不是要换掉它。这个我们要知道的。他的动机并不是说我要来砸烂旧世界。他只是想加固基督教世界。只是用圣经的话来还原我们的

信仰。但是，很意外，就是马丁路德他彻底移掉了基督教的世界权威和天主教会的合法性的来源。这个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结局。他让原来是团结一致信仰共同体可能从核心开始就走向一个分散秩序。所以我会看到，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它走的方向就是一个分散秩序。



（29：25）我们知道天主教它的那一套仪式是非常的纷繁复杂。它有很多很多，他就和以前的那个旧约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它又加了很多人为的东西在里面。那马丁路德就把真理大大地简化。但是真理一旦被简化到这个地步，基督教就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比他想解决的问题更多。估计马丁路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在现实中，我们就要开始考虑。你既然要破除那个天主教会的那些纷繁复杂的传统，那么你在新教的教会建立的过程中，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组织起来呢？你靠什么样的方式组织？你怎么样你才会有合格的牧师呢？是谁来鉴定这个牧师合不合格呢？牧师的职责又是什么呢？当牧师出现错误的时候，人能怎么做呢？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怎么去监督他们？谁来宣布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谁来保证它的统一？保卫基督教世界是谁的责任？如果是君王的责任，那么君王如果他不履行基督教的使命，那么信徒又能怎么样呢？中世纪末期我们知道它的想法，它不是反战，它是尚武的。它是崇尚武力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基督教的保护者。反战是二战之后的新生事物。那我们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是没有人可以解答的。路德他表面上承认基督教世界的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理论上是应该分开的。但是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宗教改革制造的压力改变了这个两者的关系，它也加强了这两者的摩擦。虽然他有一定程度上他的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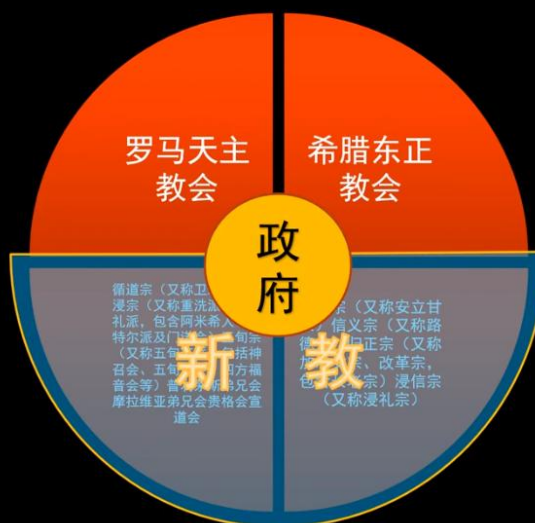
法他的理念是要政教分离，但是事实上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他实际上他是扩大了国家的权柄，削弱了教会的势力。这个是从结果上看的。虽然他的一开始的初衷并不是这样。路德他认为真理是由上帝宣告的，是上帝启示的，由圣经来保证的。所以圣经可以验证。然后它由信条来体现，所以使徒信经是体现我们的信仰。然后它最后是由所有的信徒去实践。在共同体内，由公权力机构组织并且监督人民的生活和行为。听到没有，公权力，公权力机构可以组织并且监督人民的信仰生活和行为。那公权力的势力就大大地增加，对不对。他事实上是把教皇的权柄抢过来，但是加到了世俗君王的手里。毕竟当时保护他的人是世俗权力机构吗，是当时的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对吧。他的理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说因为人人都有罪，这个罪是事实。所以罪人世界是应该被公权力管理的。罪是应当被管控的，也是应当被抑制的。而抑制的工作是应该由国家权力来负责，而不应该由教会来负责。你教会如果说你要去杀人烧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但是它理论上的国家权力是围绕着一神学政治的想象而构建起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国家权力也是服从上帝的。教会也是服从上帝的。两者同样都是服从上帝的，同样都是各负一轭，但是他们共同遵从上帝。他们都是无法抗拒的。这些权力因为是从上帝来的吗，君权神授吗，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同样都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你对人的属灵生命也好，对人的世俗社会也好，它的管理都是人必须服从的。因为什么？他这个理念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在他那个时候，我们刚才介绍了，在他那个时候，基本上人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的理论一旦产生是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在他的那个世代是可以的，是可行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你就一定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国家的权力它不服从上帝。这个问题估计马丁路德是没有考虑过的。因为这个不符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个题目对他来说就是超纲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神启示真理的时候，他用一个人去说出一部分的真理。然后再用另外一部分人再来说另外一个道理。一点一点我们在真理下合一。我们才会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景。

宗教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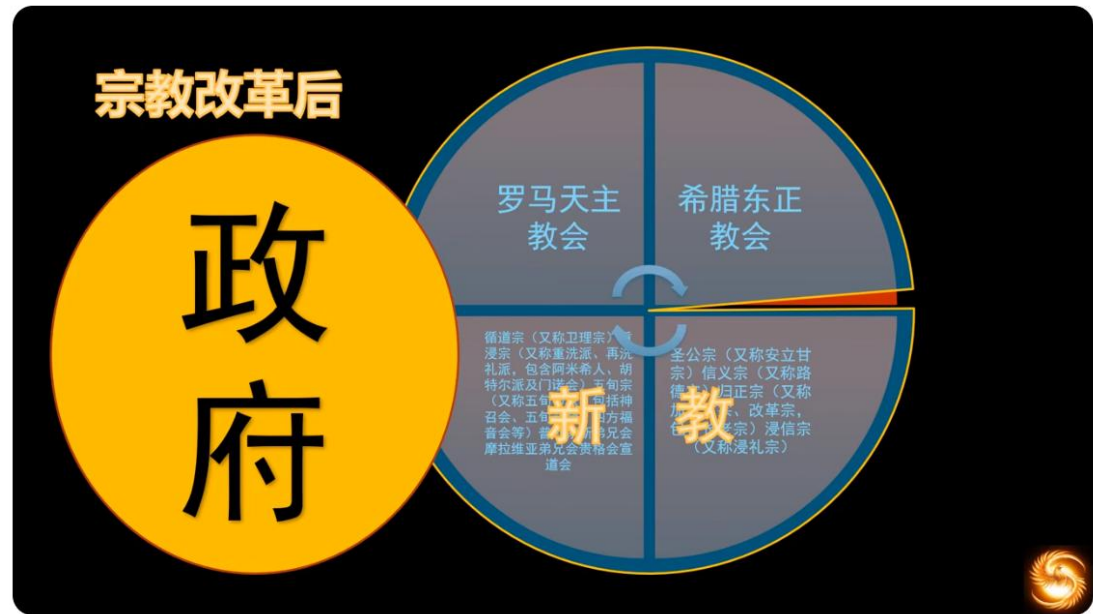
(34: 49)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为后半部教会历史来做一个铺垫。宗教改革的时候，从罗马天主教会里面分裂出来的这个基督新教它就生成了很多很多的小派别。我们就把它统称为新教。

宗教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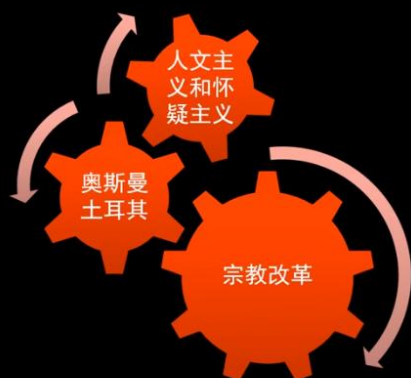
(35: 09) 或者就是中文语境里面的那个狭义的基督教。我们以后的课程里面再来详细地解释他们的产生的过程，他们各自的理念。我们就看这张图就知道了，这是马丁路德的构想。他在，政府是要在教会中。它这张图就看得很明显了。罗马天主教会也好，或者希腊东正教会也好，或者是他们在推崇的新教理念也好，但是政府它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也就是说政府的所有的执政官，所有的工作

者他们都是遵行上帝的使命。教会中的精英去治理国家，去服从上帝。这个是马丁路德当时的构想。



(36: 03) 但是很可惜，后来发展到什么呢？发展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样子，就是政府它不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就看到是这样 一个状态。大部分的基督教徒他退出了政府管理的职能。这个 是过分强调政教分离以后导致的，也是后来我们的公立教育全面左转导致的。而失去的阵地最大的部分是什么？是新教，就连清教徒建立的哈佛大学，我们知道它的校园牧师现在是谁呀？现在是一个无神论者。新教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可以说全面失败。基督教私立学校的数量和天主教会比差得实在是太远。不是一个等量级。天主教的教义我们虽然觉得它是有点问题的，比如说圣徒崇拜，比如说圣母崇拜，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体制，他们的稳定性是超出我们新教的。所有谁好谁弱没有走到最后我们还真的不好说。但是相信里面有神的美意。最近老有人说教皇是敌基督，我们看到网上，你如果去看会有很多人这样讲。我觉得我们不要做这个跟风。我觉得教皇做事情确实是有问题的。有很多事情，他做出来的事情真的是有点让人，真的是可以捏鼻子，但是说他是敌基督我觉得我们不知道这个结局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要去诋毁神的仆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是有主人的。每一个信仰团体里面都是有人渣的。我们这个一定要了解。我们不要以个人的行为过失来否定神的教会。当我们对神的仆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仆人大肆评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一下，这个信仰团体之外的人他们会怎么看我们。我们是不是把绊脚石放在了他们的脚下？所有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罗马教会往何处去



修道主义

耶稣会

嘉布遣会

方济各会

多明会

（38：28）我们现在知道马丁路德推动的宗教改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我们要想，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威克里夫他死后还要被挖出来挫骨扬灰，对吧。那胡斯就被烧死了。这么高声呼喊的一只鹅，结果后来变成烤鹅。马丁路德为什么他就会这么幸运呢？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上帝保守的好。我们在 16 世纪末，我们知道地中海贸易风波非常频繁，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穆斯林的海盗开始聚集打劫。那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控制了地中海的这个区域。所以他们就给这些海盗发执照，就是授予他们总督职位和军衔，给他们合法打劫的机会。那么这个就会严重地影响欧洲的海上贸易。我们知道，比起新兴的宗教改革，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皇他对穆斯林的攻击会更加地重视。因为这个是外在的敌人，对吧。教皇国的外交事务它是建立在一个抵抗异端的神圣同盟。在 16 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里面，教皇的重点他都在打击新兴的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不是去打击新教。所以马丁路德才会钻了这么一个空子。打击奥斯曼土耳其它也需要巨量的经费。这些经费除了来自教皇国自己的金库，它也依靠虔诚的信徒的慷慨。那我们知道那个抗击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动员仍然是维系基督教世界的纽带。以前是十字军东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所以赎罪券它也有这个背景。我们在学宗教改革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听到过赎罪券这个概念。有很多人说赎罪券是当时穷凶极奢的教皇为了给自己享受所以就卖赎罪券。当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是有一个别的教皇非常的穷奢极侈。但是打仗也是需要花钱的。就是很多事情它累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这么一个事实。这个时候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腓力二世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比较给力的君王。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始终是教皇国的同盟。罗马坚持与剩下的基督教世界进行联盟。那个时候最有势力的

基督教世界是谁呀？就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教会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势紧密地联合起来对付奥斯曼土耳其的攻击。这个是他们认为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那段时间罗马教会挺惨的。真的是内外交困，腹背受敌。虽然他们内部也针对自身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改良，比如说坚持走团结路线的信徒就开始加强修道主义，建立了许许多多的修会去差传教士。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它内部的改良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没有去支持马丁路德？为什么很多人依然待在天主教会里？就是因为有外来的逼迫，他们要团结要合一要征服更大的敌人。比如说像那个时候兴起的耶稣会，嘉布遣会，还有方济各会，还有多明戈会。这些都是被新教刺激以后产生的新的活力。不是人人都像马丁路德那样我要分裂。马丁路德的分裂他也是不得已的，他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并不是他初衷。他的初衷他并没有说我要推翻罗马教皇。他自己是神学院的教授，他自己也是一个修道士，所以从这件事情上看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神的那一双看不见的手。这么多的烂事加在罗马教会的身上，所以马丁路德一不留神他就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



（43：13）还是像中世纪的历史一样，穆斯林它一直是一个非常抢镜头的配角。它虽然很抢镜，但是它始终是配角，它做不了主角。它明明地缘广大，明明它战争凶猛，征服很厉害，但是它就是混不成主流社会。这个时候它依然也是这样。虽然他们轰轰烈烈地打到了欧洲的大门口，甚至攻击到维也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回击还是相当的软弱。十字军东征已经不需要向东走了，因为打到家门口了吗。所以十字军已经不需要东征了，就变成自卫战争。奥斯曼帝国

的苏拉曼这个时候他已经染指三大洲，就只差美洲没有去了。其他三大洲他都已经插手进去了。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过的那个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他在前期是批评教皇的，对吧。他是要求内部改革的，但是后来他在面对奥斯曼真实的威胁之后他就批评路德，说你不能这样分裂教会。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就要求基督教世界团结合一。一大批支持教皇的忠实信徒就是这么团结的。这个有外来的压力就促使他们团结从内部去改良。但是当时的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威胁确实是真的，但是它是来自于上帝的警告。因此内部的改革刻不容缓。而且他们是坚决抵制说你们要拿起武器来抵御外敌。他们是抵制这种声音。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你不悔改，这种上帝之鞭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内部要先悔改。这个是他们自己的认识，所以他们就不准备抵抗，他们也没准备抵抗那个土耳其。他们就觉得我们内部要先悔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观念决定价值。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老问题。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天主教会要和穆斯林斗争这是很正常的，对吧。那是他们放眼望去唯一可能接触到的异教徒。他们是不能被异教徒征服的。教皇保护基督教世界，这个是他的使命。当传教士跟着大航海走遍亚洲之后，他们对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才开始发生改变。为什么？本来他们的世界里面只有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穆斯林是他们的敌人。后来等到他们近距离地去了解远东，去了解原来那些无神论国家还有那么多，他们对穆斯林的敌意就开始有点缓和。他们开始觉得两者也许可以共存。跟无神论比起来，穆斯林好像还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西方世界慢慢慢慢进行的观念改变。基督教世界就随着新教改革的出现开始消亡。一个新的基督教世界就开始诞生。这个新的基督教世界跟以前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问题是这个基督教世界能维持多久呢？

查理五世



1520年 在亚琛加冕 25岁

72个王朝头衔，27个王国，13个公国，22块伯爵领地，以及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以及新世界的各类封地。2800万人对他有效忠义务，接近40%的西欧是他的领地。

（46：49）讲到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一个人。因为我们接下去再讲到马丁路德时代，讲到宗教改革，这个人对这个时代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对当时的局势有很深的影响。这个就是查理五世。在，他是当时的神圣罗马的皇帝。这张照片是他中年的时候。他当选的时候还要年轻，他是 25 岁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脸型就是那个标准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标配，就是那个鞋拔子脸。他这张照片已经把他大大地美化了，其实按照真实的那个样子，他可能，我从其他的那个照片上看到，那些图画看到他的那个脸还要长。马丁路德贴大字报的时候是几几年？是 1517 年，对吧。那个时候教皇为什么对马丁路德这么客气？就是因为保护他的那个人是萨克森的选帝侯腓德烈。他说有资格选皇帝的。当时要选皇帝，教皇是不敢得罪可能的皇帝候选人，对吧。所以对他相对来说卖个面子。当然后来萨克森选帝侯没有选上，因为大家七个选帝侯选的时候，大家选了一个最年轻的。肯定呀，年轻的好控制吗，或者说至少不那么强势。所以他们后来选的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但是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后，他就要参加神圣罗马的那个名号的排序，他就变成了查理五世。他是在 1520 年选上的。他是在亚琛加冕的。做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意味着他是基督教世界的保护人，和教皇国一起，这个就是基督教双柱，是两根柱子。他是最后一位由教皇授职在亚琛加冕的皇帝。他也是欧洲最后一个以自己的名义去主张普世帝国的皇帝。从他 1566 年退位以后，有些说他是 1558 年，我倒没有去仔细查，神圣罗马就再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双柱。它已经退化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土地上的一个工具。我们有一句话可以形容他，说他是中了王朝头彩。他中头彩中到什么

程度呢？他 25 岁那一年，他继承了 72 个王朝的头衔。你去查一下查理五世的头衔。你整节课的时间你都念不完。他是 27 个王国的国王，他还有 13 个公国，有 22 块伯爵的领地，以及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以及全部，很多新世界的各类的封地殖民地。当时有 2800 万人对他有效忠义务。这个是直接对他效忠的义务。有将近 40% 的西欧是他的领地。我们知道后来西班牙殖民扩张了，那么他也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君王。就是他说的这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这么大的帝国，他不是靠武力打下来的。哈布斯堡王朝我们知道它靠的是结婚。他通过婚姻通过继承他的领土不断的扩大。他的领土直接赶超他的先祖查理曼大帝。当时他的首相跟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重心长。他的首相告诉他说“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你要为上帝去打造一个普世的基督教的王国。你有可能成为一个统一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好牧人。”你听听，好牧人。这个鸡血打得真的是够厉害的。所以我们会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看到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教皇去镇压所谓的新教叛乱。这个是他自己心理上的真正的原因。他是为了崇高的信仰，为了神赐给他的使命。查理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考虑过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国家，这是他从来不考虑的。为什么？因为他下面管理的国家实在是太多样化了，根本不可能统一。大家讲的话都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地理跨度很大。那个时候荷兰也是他的，西班牙也是他的。那距离那么远，他怎么样可能统一呢？所以他所理解的普世统治几乎就是指信仰的守护者。他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信仰的守护者。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这么大板块的国家是各个地方高度自治的。你只要信仰罗马天主教会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的战争。这个战争背后的军事力量是谁。就是天主教会它背后的军事力量就是这位查理五世。所以我们新教在开始的这几十年里面是大受逼迫，就完全被打得找不着北。但是在神的护理下，我们知道新教的改革真的是后来也是经过了一段浴血的洗礼，最后终于对这个世界起到了一个完全的推动的作用。

保护信仰 – 殊途同归



（52；56）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图景大家大致地了解一下，我们就会知道，看到这里其实我们就已经很无语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新教改革的人，还是旧秩序的捍卫者，他们都是从根本上相信他们是在保护信仰，是保护基督教世界免于毁灭。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真理，他们也都认为自己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你只有彻底地去打败对方，这一场保卫战才可以算大功告成。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提出来这两个唯独的时候，甚至后来加尔文提出的五个唯独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地相信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信仰。罗马天主教会它的那些，有一些的那些歧义，对教义上的一些畸形的理解是会把人带向灭亡的。他们是真心这么理解的。但是罗马天主教会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分裂我们已经有的基督教世界，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基督教世界还要面临穆斯林的攻击。所以大家都认为对方是最大的敌人。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会打成那样。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一开始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当我看到基督教徒这样大肆互相残杀的时候，我真的不想信这个基督教。我不能怪他说这个话，但是我们通过学习历史，我们要了解人的局限性。我们要知道当时这样的情景它的发生是有它的背景。我们也能够看到神在主宰这件事情，并且正因为有这样的一场纷争，我们后面所开始的所进行的这个新世界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在里面始终要看到神在掌权。新教改革它是彻底改变了宗教秩序，所以朝圣的风气不会再有了。旅行也不再是为了去朝圣。中世纪去旅行就是去朝圣，没有其他的，除了做生意。但是现在呢？旅行就不是为了朝圣，顶多是算对上帝创造世界的探索，去展现上帝造物的多样性。所以基督教世界从此就走向了个体化，多样化，并且最

致命的是什么？是虚拟化。天国在中世纪是一个实体，但是在新教改革之后，天国的概念就变得不再是以基督教世界的可见实体而存在。它就开始走向一个地上天国的概念。基督徒必须从灵里合一来体会天国的降临。但是我们知道的吗，人是有局限性。人非常容易产生一种对更大的实体的向往，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后来为什么会产生国际主义、全球主义，都是这样诞生的。本来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是实体的。这个时候彻底走向虚拟化。过了几个世纪以后，随着个体生命的去基督化，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他越来越离弃神，越来越离开神，或者说是经过几代人的自由主义教育，那个国际主义就已经不再具有基督教性质。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国际主义者都不是从传统的基督教育里面产生的。当人不再敬虔，当人不再敬畏上帝，那么我们就知道结局了。他手里所作的一切工当然也不会被神祝福，也都是污秽的，因为人心不对了。人心不对，人做出来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但是做为一直有大一统梦想的罗马天主教会，全球一体化本来就是它的梦想。我们知道这个梦想从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就开始了，一直到查理曼大帝，一直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直就没有放弃过。为了神的国去开疆拓土，一直是天主教的责任。所以当世界走入新时代的时候，这个两支曾经有不同信仰方式的教会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全球主义。不相信你们就放眼看看，现在主张全球主义的都是些什么人。其实都是基督徒，对吧。川普想搞一点民族主义，差点被喷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民族主义太不符合主流基督教世界的高大尚的道德精神。我们人都是很有局限的。我们走着走着就会把自己抬高。我们虽然是冲着神赐下的使命去走，我们会加入人自己的想法。因为特别是全球主义里面我们还会看到有利益，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权力带来的利益在里面掺和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很可疑的。巴别塔精神其实真的是深入人心。没有彻底对人性的罪的反思，我们分分钟会落入魔鬼的圈套。所以在信仰层面，个体的觉醒才是关键。否则我们就配不上神赐给我们的宗教改革，也配不上神藉着宗教改革赐给我们的现代生活。神迟早是会将这些被我们滥用的自由从我们手里夺走。所以我们要警醒，要将失去的大众再去找回来，找回到神的羊群。否则的话审判真的很快就会临到。我们下一节课就开始正式地进入宗教改革。我们从马丁路德开始讲。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上，尽量详细地去学习各路宗派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帮助我们去理清新教有这么多不同的派别。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做到。求圣灵继续地带领我们。